

# 该不该鼓励孩子当班干部

完

热点关注

在儿子未上小学之前,我对班干部的认识很不全面,甚至还有点偏激。这当然也是事出有因。

大约五六年前,听说福建一些地方,中小学班主任迫于关系压力,给有背景的学生安插各种班干部头衔,导致班干部严重“超编”。比如一个中学的初一某班,共有52名学生,班干部竟然多达22名。这种被严重扭曲的现象,很难不使人心生愤怒,进而对社会不正之风侵袭校园的恶劣行径加以猛烈抨击,呼吁素质教育应从娃娃抓起,当官不要从娃娃抓起。对班干部的存在及其价值,不做具体分析和全面了解就断然下结论,有简单武断之嫌。

儿子上学后,我逐渐认识到,孩子担任班干部的确是一种历练。当然,使这一结论成立,也有不可或缺的前提。

据我所知,现在班干部的产生方式,主要有三种:一种是任命制,一种是轮换制,一种是选举制。我认为最后一种方式更优。

任命制的传统似乎很悠久。轮换制虽号称新模式,但实际上不过是轮流坐庄的翻版。有人说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,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,我却看不出有这诸般好处。反正,愿干的不愿干的,适合干的不适合干的,干得好的干得不那么好的,都有干的机会,而且必须得干(要不就没有主人翁意识)。这似乎不是什么公平,倒与我们熟悉的“大锅饭”很神似。

从成人社会导入的选举制,才真正称得上是新方式。班委、小组长以及其他“职位”,先公布出来,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报名参选。竞选前,学生要准备演讲材料,无非是为什么要当这个班干部,当了之后又将打算怎样做。演讲一结束,同学们当场投票,班主任根据得票多少,决定

班干部人选。由于是一种新事物,班干部“任期”没有统一标准,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标准统一,大抵以一学期两次为宜,开学时一次,学期中间一次。

班干部竞选的整个过程,若无外因干扰,可说基本能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在此过程中,班主任并不也不应置身事外、袖手旁观,而要制定游戏规则,组织竞选工作,特别是要帮助学生树立与班干部相关的正确理念。有的孩子觉得当班干部“很威风”,有的孩子认为当班干部“有好处”,这些不当观念都需要班主任加以教育纠正。

不难看出,竞选方式有前两种的好处,却没有它们的明显缺陷,对孩子从小培养民主精神、责任意识、规则秩序自觉大有好处。有时,由于报某个“职位”的学生有好几人,角逐比较激烈,落选就在所难免。据老师说,有的孩子没有选上,家长便和孩子抱头痛哭。这样看来,参与民主选举班干部实践,于孩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挫折教育。不至于长大成人之后,没有竞选上某个职位就跳楼自杀,或是没有当上一个什么官就抑郁而死。

我儿子所在的小学,能不能当班干部、当什么班干部,不是老师任命或轮流坐庄,而是必须通过竞选。对这件事,儿子有一定兴趣。我想,可能主要是一种基于自爱的荣誉感在推动,而这种可贵的荣誉感在成人社会早已呈现异化和衰退的迹象。竞选前,儿子会精心准备好演讲稿,若给我们看,就给他指导一下。参与竞选多了,他就只打腹稿,也不大向我们请教,或许是自以为已取得一定经验。其实,在这件事上,父母未必能比孩子做得更好(我们当班干部,有几个不是老师指定的呢?),不出馊主意就是万幸。

最初,儿子竞选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。“换届”时,再竞选学习委员,落选;又“降格”报小组长“职位”,本以为很有把握,结果还是落选了。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学期期末考试,他有一科差点就滑到了优秀线之下。那段时间,他的课堂纪律问题颇让我头疼,老师只要有机会就说,而且经常给他单独坐在教室最后的特殊待遇。我想,总是由于他表现欠佳,同学不投他的票。有没有老师的影响呢?这我可说不清楚,但一个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,又被安置在最后一排单坐,在客观上应该也是一种导向。那时,我似乎也没有刻意和他讨论怎样当好一个班干部。

上了三年级,儿子的情绪开始从低谷中爬升。儿子碰到一个好班主任,所谓“经师易得,人师难求”。第一次竞选学习委员,他获得了成功;“换届”又竞选学习委员,也成功了。不过,后来有一次,他没当成学习委员,而是被班主任“调剂”当了纪律委员。我当时和儿子一样,只感到纳闷,没有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。就在担任纪律委员期间,他上美术课时给同学写小纸条,被同学检举,称身为纪律委员却带头违反纪律,不称职。班主任在暂停儿子的“职务”前,和他做了沟通,也和我打了招呼,我表示赞成。老师虽没有明说,我却恍然醒悟到老师的用意:让他由学习委员改任纪律委员,隐藏着要他加强自我管理、严于律己的价值取向。真是有个心的好老师!

老师接受了儿子的要求,给了他一个含蓄而体面的“停职反省”方式。老师告诉我,儿子生怕在班上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“停职”,有损自己的“威信”。这次教训比较深刻,过了大约两周,儿子因进步表现明显合于要求而“官复原职”。在此期间,

儿子心里不好受,我就主动和他谈心,既有宽慰,也有教育。我说,当好一个班干部,一是要有服务精神,二是自身要过得硬。比如当学习委员,如果学习不好,就没有说服力,你去竞选,别人也不会选你。但光学习好,不愿意帮助同学,也不能得到别人的拥护。如果你想当纪律委员,那么自己首先要纪律好,所谓“打铁先得自身硬”,否则怎么去纠正同学违反纪律的行为呢?到了学期末,同学们评议班干部的“德能勤绩”,儿子回家骄傲地告诉我,他排在第四名。

儿子上课给同学递小纸条被同学揭发,这事也引起了我的思考,因为他之前同样向老师报告过别的同学的此类行为。不是说向老师报告有什么不对,而是担心养成一种打小报告的风气。我对儿子说,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报告,当班干部首先要提醒帮助同学,如果他不改,或者他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,再报告也不迟。班干部要学会处理同学之间的问题,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老师来解决,还要班干部干什么呢?再者,担任纪律委员,是“抓风纪”的,似乎也更容易形成只看同学缺点的毛病。我把自己的思考和班主任做了交流,老师认为有道理。

有人认为在小学中低年级不适合以竞选的方式产生班干部,我却不同意这样看。只要对陶行知试验有所了解,你就会立即改变自己的看法。但我认为,目前班干部一般被定位为老师的助手,这就可能限制班干部的功能发挥,他们应该也能够为学生自治创造新鲜经验。据说,美国的中小学没有固定班级,也就无所谓班干部。国情不同,难以比较优劣长短。只要老师善于引导,家长少插手,政府部门取消班干部升学加分等政策,当班干部对孩子的成长,一定是一种难得而有益的锻炼。



滕朝阳 著  
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。然而,太多的自以为是,太多的似是而非,太多的跟风盲从,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。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,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,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,并上升到教育理论,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,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。

上期回顾

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或去掉坏习惯,都是渐进的过程,都免不了要与人性的弱点作斗争,都需要足够耐心。

# 去年春晚的新春致辞我说得有些空洞

完

名人传记



朱军 著  
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,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。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“零点时刻”:荣光时、黯然时、欢歌时、悲泣时……每一时刻的感悟,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。

在书里,朱军将告诉我们,他是怎样突出重围,战胜对手,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?他和范曾、赵本山、周涛、董卿、冯巩等人的情谊,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

上期回顾

2007年春晚,我们六个主持人发生了所谓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乌龙事故,原因是前面节目的时长发生变化,要主持人补时。而到了2011年春晚,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。

我有些自责,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发言?当时上场以后,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相:此时此刻距离一个新的春天还有一分多钟,我们几个人把所有准备好的词都已经告诉您了,现在站在了时间的门槛上,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要不咱们拉拉家常,您回家了吗?您的鞭炮准备好了吗?或者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,现在还有多少秒……

但我的职业习惯条件反射似的压倒了我的直觉判断。自己直觉所要表达的意思和之前预设的台词风格相差太远了,一堆宏大的东西,突然续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,一下子把情绪降下来了,我犹豫着要不要冒险随了自己的性子。最后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开口说话了,导演的指令非常明确:“朱军,你来负责零点报时,剩下的人说完自己的词都不要吭声了。”

在那一瞬间,我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服从了全局,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亲爱的朋友们,金鼓齐鸣,壮志飞扬……”调子渐渐拔高,把所有美好的词汇统统往里堆砌,“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都满怀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一个崭新春天的到来。此时此刻,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上,凝望着母亲的白发,抚摸着孩子的笑脸……”那一刻很紧张,也有些沮丧,为了撑时间,我的语速更缓慢了,看重播的时候都能感觉到,“亲爱的朋友们,您准备好了吗?让我们一起和着这迎春的鼓声,迎接辛卯兔年崭新春天的到来!”

这次补台干脆利落,甚至做得不着痕迹,从某种程度上它是成功的,但它不是我心里最想说的。也许按照自己的直觉发挥,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滋味了,或者预案再充

实一些,在这之前做好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、四分钟乃至五分钟的话,我会说些更加实在而真诚的话,用身边的大事情来给这个年画一个句号,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空洞了。但所有的一切已经过去,这就是春晚,这就是直播,当过去的时候,所有的遗憾就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,没有机会再去弥补。

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为是“事故多发时段”,在那个特殊时刻,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,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。事实上,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,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,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,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“救场”。救场有两大法宝,一是要具备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,二是要准备应急补救预案。

直播开始,所有的灯光瞬间打开,摄像机全部投入工作,开场音乐奏响的那一刹那,好像有一针强心剂扎进我的脉管,我立即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入工作状态。假如把电视直播比做战场,灯光、摄像机和开场音乐就是开战前的冲锋号,在此过程中,所有来自身体上的疲劳、不适、病痛统统都抛却了。

心态也是如此。最初几年主持春晚特别紧张,上台前极度亢奋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有点懈怠了,春晚直播时,我甚至坐在后台睡着过。因此好多人就说:你这个心理素质能当航天员。我摇摇头,心里明白那不是一个好现象,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应有的状态,无法彻底调动出主持时的热情。直到最近这两年,才达到一种最佳状态,开场前既不会过度兴奋,也不会特别懈怠,内心比较平静,在四个多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兴奋度。我

觉得这是一种良好的状态,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春晚,沉稳地主持、控场,可以做到收放自如,游刃有余。

但具备了这些生理心理素质,并不表示直播之前就可以不做功课。我有个习惯,开播前至少半个小时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,沉下心来,梳理一遍整台晚会的几个要点,比如开场什么时候起台词、调门定到什么高度、节奏如何调整、重点节目怎么介绍、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该是什么状态、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……这些问题都得一一考虑到。春晚直播和其他直播还有些差别。一般的电视直播,从录制到播出,可以有两三分钟的缓存期,若出现失误还有时间进行补救。春晚由于零点倒计时环节不容许一秒钟的误差,所以它是正负零秒的直播,一旦现场发生不测,难以补救,只能事先尽可能地做好预防措施。所以每次直播前的半小时、40分钟,我是坚决拒绝被打扰的。哪怕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中,我也要找一个角落面壁,摒除杂念,冥思。

这些年我养成了一种习惯,每次直播前都会做好心理准备,设想某种情境,现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,自己该如何去应对?作为一名主持人,我的首要任务是让镜头跟着我离开,无论现场发生何种情况,我都要迅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,始终让镜头对着我,腾出一定的时间,以便让具体的专业工作人员处理现场,直到现场恢复正常,继续直播。这个习惯的产生也许和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重要事件有关系。

1984年,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一员,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仪式。那是我第一次跟天安门结缘,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国家的行为实施时,整

套系统运转起来的严谨。以军乐团单簧管演奏员朱军为例,检查步骤如下:首先,朱军要把自己的乐器安装好,由于单簧管是直筒的,安保人员会对着太阳,检查里面是否藏匿东西,接着交给朱军本人吹奏几声,如果一切正常,他需要当着安保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,把乐器一一拆解开,装入乐器盒,贴上封条,最后乐器被封存。

乐器检查结束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,是宣布军委的受阅命令。军委命令我们在10月1日上午10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。其中有一条,无论现场发生任何突发事件,在没有听到撤离的命令之前,原地保持姿态。各个部门会对受阅命令做具体解读,我们军乐团下达的命令,说白了就是:你在这儿站着,突然有一个爆炸物在你身边爆炸,你身旁的战友倒下了,你该干什么?答案是:你什么都不干,站在原地,保持姿态,继续演奏,直至听到撤离命令迅速撤离。

从那时起,我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套特殊时期的应急心理机制,并逐渐养成一种习惯。每年春晚前夕我都会有一些思想准备:如果真的发生不测,我该怎么办?我该转移到哪个位置?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?哪个位置不至于被观众冲散?哪个位置可以保证我的状态在屏幕上看起来最正常?每次自己都会默默地进行一番设计。毕竟作为一个老主持人,尤其这些年几乎是春晚主持团队的主心骨,必须要对突发事件有所设想。

作为春晚的老员工,伴随着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,自我完善,周全备份,只为直播全程中毫无瑕疵的完美表现。没有差池,完美落幕,心里才会有功德圆满的踏实。